

俄罗斯访学记

古籍馆 林世田

俄罗斯是海外收藏中华古籍的重镇之一，所藏古籍既多且精。2011年6月27日至7月2日，笔者有幸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代表团的一员，在詹馆长带领下，访问了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三家中华古籍重要收藏单位，得以近距离接触流失海外的中华古籍。现仅就所见所闻，简述如下。

一、俄罗斯国立图书馆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始建于1862年，隶属于鲁缅采夫博物馆，它是莫斯科第一所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通常称鲁缅采夫图书馆。1925年改名为苏维埃国立列宁图书馆。1992年，改名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古老的建筑、连片成排的目录柜、249种文字4400多万册件的藏书、各类精致设计的专业阅览室，处处显示了该馆深厚的文化底蕴。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所藏超过6万册件的中文古籍，是我们此行考察的重要内容。这部分古籍共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晚清驻华领事斯卡奇科夫的专藏；另一部分是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的藏书，1945年后作为苏联对日战争的战利品运往苏联。

斯卡奇科夫专藏最富特色，斯卡奇科夫中文名叫孙琪庭、孔气、孔琪，是十九世纪俄国著名的汉学家、外交家。他利用在北京传教士团担任气象观测台台长以及担任俄国驻华领事的便利，收集大量珍贵汉文典籍。他的兴趣广泛，除购买大量有关天文、地理、水利等工作用书之外，还购买文学、宗教、历史、经济、语言、哲学、民族学等领域的典籍及各种舆图、水利图等，其中许多善本藏书现在已经成为不可多得的珍本。斯卡奇科夫专藏在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分藏在手稿部和东方文献中心。

手稿部收藏有斯卡奇科夫专藏的手稿、舆图、水利图等。去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俄罗斯A.N. 麦尔纳尔克斯尼斯著、张芳译、王菡注释的《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著录了这部分专藏。我们参观时，手稿部负责人已经给我们提好了《顺天府志》、《洪泽湖水系图》、《首善全图》、《历代钱币考》等几件藏品。

手稿部主任向我们介绍，《顺天府志》是元代抄本，但是看字迹应为明抄，詹馆长看到的文中“洪武”二字，更进一步确定了其抄写年代。《首善全图》，俄罗斯所藏品相较差，我馆藏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嘉庆时绘制，另一幅是据嘉庆绘本摹绘的。《洪泽湖水系图》清代彩绘本，我馆缺藏，但是相关水系图有多幅。水利工程图对今天的水利建设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建议双方共同开发出版分水利工程图。

我馆藏有一部《钱币考》，不分卷，华玉淳撰，有道光二十八年古泉学家、金石学家刘喜海跋，与该馆所藏《历代钱币考》内容是否相同，有待进一步研究。

主任最后给我们展开一部据说是明代绢质彩绘本，题签残缺，仅存“御制”二字，该馆没有定名，图文并茂，共二十三幅，内容为耕作图。我们根据内容断定是清代焦秉贞所绘《耕织图》的摹本。《耕织图》又名《佩文斋耕织图》，耕和织各二十三幅。《耕织图》是我国古代为劝课农桑，采用绘图的形式详实记录耕作与蚕织的系列图谱，形象生动、细腻传神，描绘了劳动者耕作与蚕织的场景和详细的生产过程，从而起到了普及农业生产知识、推广耕作技术的作用。《耕织图》版本非常多，我们馆善本库里有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内府刻本。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一部绢质手绘本，使用内务府提供的丝绸，丝绸印有深红色的双龙图案。这本《耕织图》是一位收藏家 1908 年在伦敦购得，经过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鉴定。1928 年入藏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

俄藏本仅存上册耕作部分，此本绢质泥金彩绘本，形象逼真，传世孤罕，非常珍贵。

东方文献中心在沙皇时代的老馆帕什科夫楼，这个楼装修之后，十分考究，庄严古朴，设有中国、东南亚、韩国、非洲中东、日本等各具特色的阅览室，非常具有前瞻性，为俄罗斯研究亚洲各国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我们参观阅览室之后，东方文献中心主任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库库什金为我们提了《禹迹图》、《北京城区图》、《甘省全图》等斯卡奇科夫专藏的舆图，按照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品的划分应划在手稿部。

《禹迹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刻于南宋绍兴六年（伪齐阜昌七年，1136 年），原石现保存在西安碑林。这幅图是按照裴秀的计里画方方法绘制，而且也是现存最早的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该图主要表现水系，其水系、海岸非常接近今天地图的形状。李约瑟称赞此图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我们馆也藏有一幅《禹迹图》，是朱拓本，而俄罗斯所藏则是蓝拓本。

《北京城区图》，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彩印本，俄法双语版。此图把北京城分为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部分。此图我们馆也有收藏，色彩鲜明，题名完整，而俄藏既缺失题名，也有褪色，品相较差。《甘省全图》我们馆则缺藏。

参观舆图之后，库库什金主任带我们参观了东方文献中心的斯卡奇科夫专藏的书库。中文古籍摆放在密集书架中，库房恒温恒湿，保存环境非常好。

这里的专藏以刻本为主，收藏最早的版本是元刻本《棋经》，有至正九年（1349）序，撰者应为元代晏天章。我馆所藏是清嘉庆年间的墨海金壶本。后来据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波波娃教授说，此元刻本《棋经》，并非斯卡奇科夫专藏。

专藏中的《正统道藏》，从黄色锦套装潢看当是原藏皇家道观。道藏是道教经籍的总集，它是在佛教大藏经影响下编纂的大型道教丛书。唐代开元年间，唐玄宗下令搜访天下道经，汇编成《一切道经》，这就是《开元道藏》，收入道书五千三百卷。北宋真宗时，张君房奉命主持编修了《大宋天宫宝藏》，并首次在福州闽县刻板印刷，称作《万寿道藏》。金朝章宗时，编刻《大金玄都宝藏》。元朝初年，全真道士宋德方主持编刻《大元玄都宝藏》。我们馆藏有一卷《大元玄都宝藏》零本《太清风露经》，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开本阔大，非常气派。2008年第一届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时曾经展出。但是这些道藏现在均已亡佚，现存最早的《道藏》就是这部《正统道藏》。它是由明永乐四年（1406）奉敕编修，明正统十年（1445）刊雕完成，共计五千三百零五卷。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又编《续道藏》。我们馆也藏有一部《正统道藏》，它是清代道光年间刷印的，由朝廷颁赐给白云观，所以也是黄色的锦套，解放之后调拨国家图书馆。白云观现藏有一部明代刷印的《正统道藏》，不过已经残缺三分之一，现存3000多卷。斯卡奇科夫这部《正统道藏》因为没有整理编目，是什么年代刷印的、颁赐给哪个道观，还需要我们认真考证。不过大致看来，这部书应该有残缺。



书库中的《正统道藏》

专藏中还有一部《永乐北藏》，这是佛教的大藏经。《永乐北藏》是明永乐八年（1410）敕令编纂雕印，完成于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到了明万历十二年（1584），万历皇帝的母后施印《续藏经》。《永乐北藏》作为官赐藏经，由朝廷颁赐各地寺院。清代乾隆三年（1738），《乾隆大藏经》雕版广行之后，这个功用遂被《乾隆大藏经》所代替。

斯卡奇科夫藏书中还有许多抄本，重要者如《姑妄言》，这是雍正时期曹去晶所撰的一部章回小说，国内仅有残本流传，上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先生在斯卡奇科夫专藏中发现 24 册抄本《姑妄言》，1997 年在台湾影印出版，引起学界轰动。

斯卡奇科夫 1859 年至 1863 年出任驻中国新疆塔城领事期间，将研究重点转移到新疆历史和中俄贸易方面，故其藏书中新疆文献非常丰富，有刻本、抄本以及新疆舆图。最著名的是张穆旧藏徐松《西域水道记》的校补本。徐松是嘉庆道光之际的著名西北历史地理学家，他作为西北史地研究的创始人，注重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西域水道记》，今天也是我们研究西北史地不可或缺的著作。

张穆生活年代略晚于徐松，也是近代著名的西北史地学家。他为抵御沙俄侵略的目的，致力于西北边疆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写下了《蒙古游牧记》、《俄罗斯补辑》、《魏延昌地形志》等著作。张之洞和梁启超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张穆旧藏的这部刻本的最大特点是，书中有徐松手书签条，可以说是琳琅满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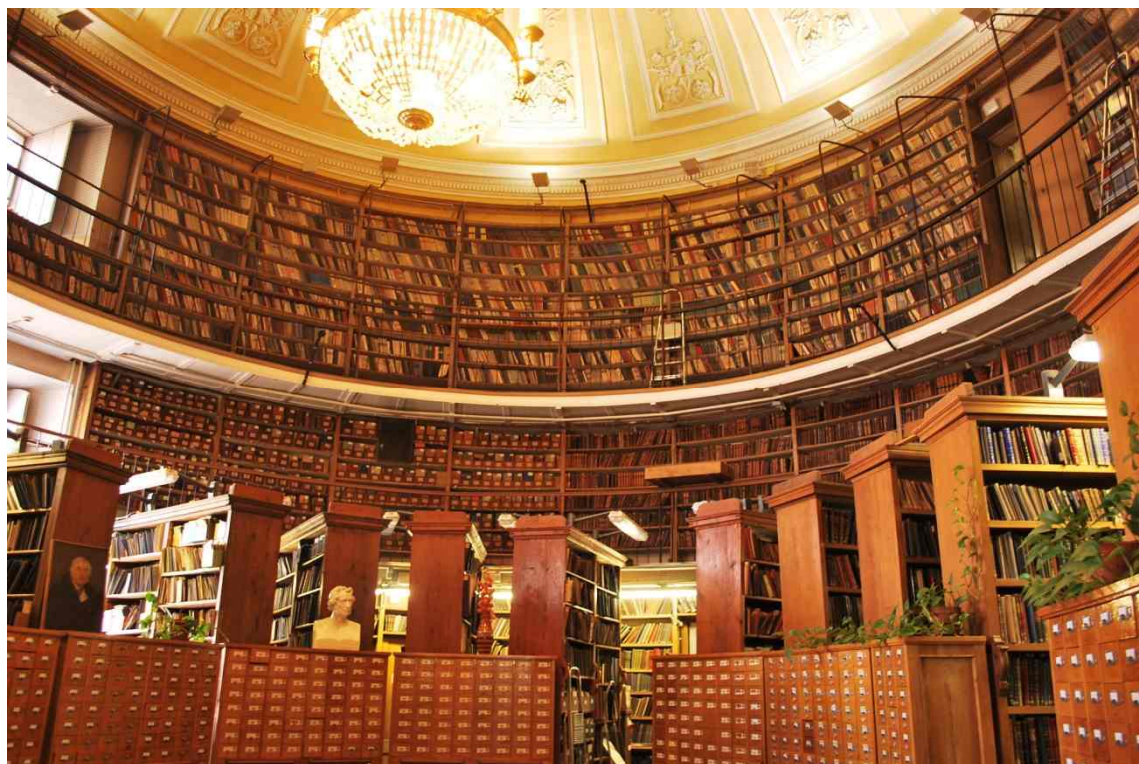
我们馆藏有《西域水道记》的稿本，根据笔迹，这是徐松请人抄写，但是这本书的眉端、行间有徐松修改、补充的笔迹，卷一和卷四有“星伯审定”的白文方印。因而北京大学教授朱玉麒先生断定这是徐松手定底稿本。

通过《西域水道记》的手定底稿本、刻本、以及刻本中手书校改签条，我们可以看出徐松在《西域水道记》著述过程中学术发展的轨迹，也可以看出徐松严谨的治学态度。

参观之后，东方文献中心准备了简单的冷餐会，詹馆长与东方文献中心主任库库什金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双方希望合作整理俄罗斯国立图书馆馆藏中文善本，特别是合作编纂并出版俄罗斯国立图书馆馆藏斯卡奇科夫藏书目录。在完成中俄文善本图书编目的基础上，对舆图、方志、罕见文献及各自缺藏的文献以数字化、出版的形式进行再版，丰富与完善双方馆藏。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的书籍博物馆是我们考察的另一个重点。因为正在录制影视节目，博物馆的两个展厅只给我们看了一个展厅。这个展厅面积不大，不超过三百平方米，装修陈旧，设施老化，展柜大致都是 50 年代的木质展柜，没有温室调控，没有防盗防爆功能，然而展陈却颇有特色，可以为我们以后的典籍博物馆建设提供借鉴。展品中中国典籍有清代满文诰命、《正统道藏》。印度的典籍有 18 世纪的梵文贝叶经。西文书有第一部印刷的圣经、早期的羊皮书、袖珍书、各种装帧形制的书、签名本书、珍贵手稿。展品中有普希金、托尔斯泰著作的最早版本。展出设计颇为精巧，袖珍书与大形书同时展出，小者可以握到拳中，大者高度超过一米，宽约半米。1986 年在外文采编部西编组工作时，当时西编组组长郝生源先生曾给我们新员工展示过这种袖珍书，古籍馆外文善本中也有大型书。特

贵的展品盖有深色的绒布，避免光线照射，参观时再打开。展厅由专门保安值班，严禁参观者拍照。



圣彼得堡图书馆阅览室

二、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始建于 1795 年，1814 年正式向公众开放。在以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几易馆名，直至 2001 年，俄罗斯联邦政府正式命名为“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该馆藏书超过 3600 万册件的藏书，人员超过 2000 人，也是一座名符其实的世界级图书馆。

该馆所藏中文书籍 50,000 册，既有古籍也有现代出版物，涵盖历史、艺术、语言学、医学和小说等，其中古籍有数百种，有《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等，有简单的编目。

俄国东方学奠基人比丘林所绘的《第一画册》，非常精美。本书仅有一册，卷首有比丘林 1822 年的题记，正文部分一幅图，一页俄文介绍，图文并茂，是比丘林向俄罗斯人介绍中国情况的重要著作。根据波波娃教授考证，彩绘本《第一画册》是根据《皇清职贡图》摹绘而成，所不同者《皇清职贡图》是线描图。

《皇清职贡图》是描绘国内各民族以及与清朝有交往的各国的男女状貌、服饰及生活习俗，并有文字说明，简要说明他们的分布地区、历史、社会生产以及向清朝贡赋的情况。

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位于涅瓦河畔的符拉基米尔宫，与彼得堡要塞遥遥相望，景色

优美。该所建于 1818 年，隶属于科学院。该所馆藏丰富，中文藏品中以敦煌遗书和黑水城文献、藏文文献最富盛名。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敦煌遗书近 19000 多号，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一起，并称为世界敦煌文献四大藏家。其藏品已由俄罗斯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共计 17 册。该所也参加了国际敦煌项目，其高清图像可在国际敦煌网站上查询到。

俄藏敦煌遗书来源于奥登堡探险队的劫掠。1914 年至 1915 年俄罗斯地理学会派遣以奥登堡为首的第二次中亚考察队到达敦煌，除了购得数百件完整的文献外，还从藏经洞中挖地三尺，获取大量残片。这些残卷有的可以与我馆写卷缀合，如：俄藏 $\Pi \times 2510$ 和我馆所藏的 BD09145 可以缀合。

敦煌遗书中现知有确切纪年且年代最晚的就是藏于该所的 $\Phi.32$ 的《曹宗寿造经帙疏》，为宋咸平五年（1002）写本。这件遗书在库房中的展柜中展出，隔着玻璃看似乎不是纸本，而是丝织品。我馆所藏 BD01904（收 4）《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法门戒品》为宋至道元年（995）写本，这是目前发现的第二件最晚的写本。曹宗寿是第七任曹氏归义军节度使，从这件文书可见施舍经帙也被视为有功德的善举。

俄藏敦煌文献与其他几大藏家相比，其构成和来源较为复杂，在几十年的辗转收藏、整理、编目过程中，除了出自敦煌藏经洞的文献外，还混杂西域、黑水城文献。

黑水城文献来源于科兹洛夫探险队的劫掠。1908 年到 1909 年，科兹洛夫受俄国皇家学会的派遣，率领探险队来中国西北探险。科兹洛夫曾先后两次来到黑水城，进行考古挖掘，发现了一大批保存完好的西夏、宋、元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物，包括书籍、文书、手稿、佛像、绘画等珍贵文物。其中西夏文刊本和写本达 8 0 0 0 余种，共计 15 万面以上，是世界第一大藏家，这部分文献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全部出版。我们馆藏有西夏文献 5000 多面，是世界上第二大收藏单位。

在这批珍贵的典籍中，最有名的是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的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一部双音对译、词义互解的工具书。书中所列西夏文与汉文两种文字的词语，都有对应的词义和注音。这样既便于懂得西夏文的人学习汉文，又便于只懂得汉文的人学习西夏文。这部书对于后世学者解读西夏文字起到重要作用。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文古籍 2 万多件，其中至少有一千五百幅具有西藏风格的佛教画像，均为 20 世纪三十年代来自布里亚特的刻本。1964—1975 年，东方手稿部第一次对藏文藏品进行初步清查。2007 年，开始对藏文古籍重新编目，不断地发现罕见文献。

该所还有为数众多的汉文古籍，其中赫赫有名的列藏本《红楼梦》就静静陈列在库房的展柜中。

2011 年年初，张志清副馆长倡议将分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吉美博物馆的回鹘文《大唐三藏法师玄奘传》合璧影印出版，为学术界研究提供方便。这次我们再次提出合作出版的愿望，波波娃所长表示同意。这件藏品的编号是：IOM RAS SI3156。

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年画、北京民俗画、风俗画、图说歇后语、英雄画等民间美术收藏既丰富，也非常精彩。

俄罗斯是中国以外收藏中国木版年画最多的国家，藏量高达 6000 余幅，东方学研究所也是一个重要收藏单位。冯骥才先生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其中专设《俄罗斯藏品卷》，从 6000 多幅中精选出来 300 余幅年画，绝大部分是在中国本土难以见到的孤本与珍本，弥足珍贵。俄罗斯科学院李福清院士致力于中国木版年画研究，担任这卷图录的主编，并撰写了《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长文，详细介绍了一百年来俄罗斯收藏与研究中国年画的历史，极有学术价值。

风俗画类画册，绝大部分是清朝时期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社会情况的画作，画家用画笔记录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这类图书一般销往国外，国内鲜有保留。这些画册是我们今天研究清代社会的形象资料。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有 2000 多幅，波波娃所长给我们看了一部分，其中《北京民间风俗百图》我馆仅藏有 1 册 100 幅图，2001 年，我们出版社曾作为《中华再造善本》样书出版，但是该所有 5 册，大约有 500 幅。这些画刊都是当时画家使用画笔记录了清朝时期的中国，与书籍史有关的图像有抄纸、刻字、刷印、拓法帖、卖法帖等，无不细腻生动，形象传神。

波波娃是一位著名汉学家，对于中华古籍有着精深的研究。她关于中国古籍的著述图文并茂，有学术价值，也颇具可读性。如果介绍到中国，能够促进中俄文化交流，在经济上也很可能是有收益的。詹馆长提出请国图出版社与之商谈出版波波娃作品事宜，并邀请波波娃在方便的时候为文津讲坛作一场报告，波波娃愉快的接受了邀请。今年 9 月 4 日波波娃借到中国访学之机，在“文津讲坛”做了一场“俄罗斯汉文古籍的收藏与研究”的学术讲座。

总之，这次随詹馆长出访，走马观花地参观了俄罗斯所藏中国古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希望在海外古籍调查的框架下，尝试开展一些切实可行的合作项目，如派员开展斯卡奇科夫专藏编目、合作影印出版回鹘文《大唐三藏法师玄奘传》以及各种民俗画册，利用各种手段扎扎实实推进流失海外的中华古籍回归。
